

# 托妮·莫里森《宠儿》的诗性意识研究

朱剑云<sup>①</sup>

(中国计量学院 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宠儿》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黑人作家探讨民族心理重建的背景下,托妮·莫里森尝试诗化现实主义的力作,通过对融合其中的隐喻象征性、抒情咏叹调、流动性视点等诗化技巧的分析,可以发现莫里森对黑人主题的诗性领悟。

**关键词:**莫里森;《宠儿》;诗化主题

托妮·莫里森的哥特式寓言,被伯德纳·W·贝尔评价为“现实主义和诗歌、怪诞与美、启示与抒情”融合的完美典型。<sup>[1]337</sup>这一特点在《宠儿》中尤为明显。全书哀婉凄楚,平静外表下却拥有令人颤抖的不安。黑人逃奴在奴隶主面前割断雏儿喉咙以免其再度沦为奴隶的悲剧配以这样的风格,可以溯源到莫里森的诗化现实主义探索。

贝尔将诗化现实主义解释为对传统的重客观的物质主义的不满,看重感觉胜过事实,手法为结合现实或然性的想象和抒情。<sup>[1]328</sup>20 世纪 60—70 年代,在黑人权利活动等影响下,黑人作家意欲重构黑人的双重意识,将目光自觉转向社会现实中的个体心理。莫里森以《宠儿》为代表,探讨本民族心理的重建,可以理解为对诗化现实主义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莫里森反对只因作品色彩浓郁而被称为诗意的。<sup>[2]25-26</sup>《宠儿》的诗意在于平易中见深邃,表层是奇幻诗化,深层触及的则是黑人主题。《宠儿》中,凄美而曲折的人生悲怆来自于黑人个体及群体体验,展现的是黑民族为希望而不懈的强大战斗力。凄婉却充盈希望,是《宠儿》高层意义上的诗性。

## 一 奇幻的诗化技巧

谈及创作经验,莫里森说:“我只有 26 个字母,既没有色彩,也没有音乐。我必须用技巧使读者看到颜色听到声音。”<sup>[3]</sup>《宠儿》的奇幻诗化具体体现在将诗的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上的隐喻象征性、音乐抒情性、跳跃性等融入小说,把丰富的

象征、隐晦的意象同黑人历史文化及主人公的心理真实结合起来,结构松散流动,虚实相衬。

### (一) 世情虚化的隐喻性

雅各布森认为诗以暧昧为特征;威廉·燕卜逊更是详细阐述了《七种“暧昧”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语言符号用能指指代所指,能指(音响形象)只是手段,所指(概念)才是符号过程的目标。诗以空灵为胜,语言隐而不露、缥缈灵动,以诗意逻辑扩充再创造空间。

《宠儿》中随处可见跳跃性联想用以暗示心理状态。雷格很是欣赏赛丝和保罗·D 结合时共同忆起黑尔与塞丝在玉米地里的新婚及压坏的玉米用作会餐的段落:“扒下紧裹的叶鞘,撕扯的声音总让她觉得它很疼。/第一层一扒下来,其余的就屈服了,玉米穗向他横陈着涩的排排苞粒,终于一览无余。花丝多么松散。禁锢的香味多么飞快地四散奔逃。//……//多么美妙、松散、自由。”<sup>[4]</sup>官能通感中,感情使想象得以发挥,而想象的语言又激发了感情。又如保罗·D 中计遭宠儿诱惑被逐,一句“风景隐去的声音依旧动人而嘹亮”传情无限。<sup>[5]139</sup>

这种虚化境界,实为一种抒情结构——虚化的空灵性,在莫里森手中呈现为以实写另一种实,以虚托另一种虚,精义内涵,宝光外溢。让·科恩指出,隐喻的表意手段使诗即使在概念层次上迷失也能在情感层次上重新获得完整性。<sup>[6]295</sup>而黑人文学突出的美学特征,盖茨认为是

① 收稿日期:2007-09-20

作者简介:朱剑云,女,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英语系助教,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隐喻性”:“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sup>[7] 96</sup>作为黑人作家,莫里森在比喻象征方面的天赋让《宠儿》成为婉曲隐约的典范。

莫的隐喻手法显出其洞察世情人性的敏锐。如饥饿的意象。在“甜蜜之家”,奴隶们忍受着生理、心理和精神之饿;塞丝对母爱的饥饿;贝比·萨格斯获得自由时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饿过”,临死,她对爱与尊严换化为对颜色的饥渴;丹芙在封闭的家“象山一样孤独”,“太渴望爱他人了”。宠儿对母爱的贪婪形成比喻意上的吞噬——塞丝始终被宠儿的眼光“舔着,尝着,咀嚼着”,是莫里森对白人逻辑黑人有噬人性的戏仿。小说人物斯坦普总结道:“白人们认为不管有没有教养,每一张黑皮肤下都是热带丛林。不能行船的急流,荡来荡去的尖叫的狒狒,沉睡的蛇,觊觎着他们甜蜜的白人血液的红牙床。”<sup>[5] 237-238</sup>

另外一种象征,如“雨水死死抓住松针,而宠儿的眼睛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塞丝”;<sup>[5] 68</sup>又如全书各章以“124号恶意充斥”,“124号喧闹不堪”,“124号阒静无声”起首呼应内部情节;又如宠儿诱惑保罗·D之前一对乌龟溪边交合的描写等,与维柯论诗性隐喻“以物度己”接近,<sup>[8]</sup>也像中国诗学中的“兴”。刘勰语“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文心雕龙·比兴》)是说象征寓意丰富,被认为是人与世界的交往中精神片断的回忆。由此,莫里森赋予作品以更强大的阐释力。

## (二)意韵幽婉的咏叹调

《宠儿》中,多声部回响应和,如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抒情情的重叠宣泄消解了冲突。贝比·萨格斯感受自己心跳,在林间空地传道的场面直呈率真、感官,大有原始仪式中诗、乐、舞融合之风。叙事情节的抒情化还体现在每章以124号的“恶意充斥”、“喧闹不堪”、“阒静无声”起首,情感线随故事情节发展,摇曳多姿。以“124号恶意充斥”开篇,更象一种印象式咏叹而不仅是一种陈述,形成独有的抒情效果。

黑格尔早就洞悉,音乐能凭借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发源地。<sup>[9]</sup>除语言本身节奏外,声情和谐的诗性语言自然让读者领会其中的音乐美。如尾声每段末“come from a far-off place”,“swallow her all away”,“rain rained on”,“never be the same if they do”,“nobody nev-

er waked there”,<sup>[4] 274-275</sup> [ei]、[e3]韵连续或隔段出现,徐缓悠长,哀惋之情回肠荡气。第三段起的“It/This was/is not a story to pass on.”有规律交替如背景迭句,回旋舒缓。从“It was”到“This is”,逐渐走近的节奏把隐去的故事拉到读者面前,以期获得希望的新生。最后独立成段的“Beloved”前的“for a kiss”, [s]音齿间的轻啐,音韵幽婉,意犹未尽。

## (三)流动视点中的螺旋型上升

辞断意属,意象间脉络隐伏——这种疏宕章法见于《宠儿》中超越时空自由跳跃,照应意识萦绕的方式或回忆的艰辛。这种印象式片断的连缀,却是全息式从局部进入世界的真实。莫里森通过主人公眼前和过去在脑海中无意识的碰撞,以多重叙述运动的视点,将人为淡漠化的情感复原。如中篇视角频繁转换,跳跃进入各人物内心及以“你是我的”为主旋律的塞丝、宠儿、丹芙三人思绪交缠一节。

跳动的叙述不仅多角度再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巧妙在平面散见的多点聚合成的盘旋结构。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过程中,爱与恨、生存与遗忘、屈辱与尊严反反复复诉说、分辩,形成特有的叙述动态,将表面看似松散的跳跃式文字拧成一种曲折的上升螺旋。流动的视点自成节奏,积累曲折成风起云涌之势,直到一连串的片段产生一个较显著的结果。多视点而不杂沓,在于莫里森以内容把握视点,顺情感事理而移,随事态变化而衔接。时间顺序的打破造成了表面的涩滞,但恰如中国书法中的“涩势”,运笔行墨沉著审慎,运气如撑上水船,用尽力气仍在远处,比下笔过分圆润而缺乏风力更胜一筹。工拙互衬则显内秀,这是莫里森的“厚”、“重”之处,使其女性作家的身份更为突出。

## 二 精神苦难的诗性领悟

除了欣赏表达层面缤纷的诗化手法,对于《宠儿》的诗性意识我们还需有宏观的把握。马利塔认为诗是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就是一种预言,诚如古人所理解的,拉丁文‘vates’一词,既是指诗人,又指占卜者;它又是柏拉图所说的‘音乐’(mousikè)的另一名字。<sup>[10]</sup>即诗是一种高级的心智活动,能洞见并沟通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莫里森在访谈中也曾说到:“我的书是通向历史和预言的出发点。这就是我所说的抹去神话上的尘

埃,进一步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sup>[2]25</sup>莫里森是希望它能起到音乐曾为黑人起到的作用。

莫里森的作品植根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之中。贝尔指出,欧美小说和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之间的差异,不仅见于浇灌它们的不同历史环境,还见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叙述传统和集体的形式运用中的变化,从他们的视角阐释人类条件的局限和潜在价值。<sup>[1]8</sup>正如莫里森定位自己的写作说,她的作品“源自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sup>[11]94</sup>在《宠儿》中,莫里森本人也将诗意首先归结其黑人性:“我想显示我们语言的美丽:它的韵律,它的比喻,它的诗意,我们的民众说着美丽的话,带着圣经弥撒的节奏。”<sup>[12]199</sup>《宠儿》中处处折射出黑人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可见作者的想象和群体潜意识是融为一体的。

对《宠儿》的诗性意识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莫里森在传统文化氤氲下作为一名黑人作家的严肃职责。作为一名以写作为“思考方式”的艺术家,在心理、社会双重阴影下,对语言的重视是莫里森应对精神苦难的必然外化,语言本身可以帮助克服对那些无名的事物的恐惧,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坐禅式的领悟”。<sup>[12]341</sup>《宠儿》中,语言乘着爱和激情的翅膀摆脱了成为文字之后的束缚,成为具有厚度和质感的立体存在,消融了文字的确定性而获得与现实存在相一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巴赫金的小小说诗学研究所坚持的“复杂的手段体系,占有现实,在理解现实的同时使现实臻于完美”,体裁越高雅,越复杂,“对自己历史的记忆便越深刻”。<sup>[6]277</sup>《宠儿》以其思想性和艺

术性的完美结合,对此作了精彩的注释。

#### 参考文献:

- [1] 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刘捷,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28-337.
- [2] 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1):24-27.
- [3] 金菁,秦亚青.美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225.
- [4] Morrison Toni. Belov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5] 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6]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77-295.
- [7] 王莉娅.黑人文学的美学特征[J].北方丛论,1997(5):93-98.
- [8]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314.
- [9] 黑格尔.美学:第3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49.
- [10] 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5.
- [11] 章汝雯.托妮·莫里森《宠儿》中自由和母爱的主题[J].国外文学,2003(3):91-94.
- [12]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9-341.

(责任编辑:黄声波)